

上

“叹什么气？”

“这条路太短了。”

只要你开口，我就跟你走。



我的世界 只有他

全2册

蒋牧童

Jiang Mutong

著



上
我的世界
只有他

(全2册)

蒋牧童……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世界只有他：全2册 / 蒋牧童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1
ISBN 978-7-5594-4166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40438号

我的世界只有他：全2册

蒋牧童 著

出版人 张在健

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

特约编辑 巧小亥 八柚

装帧设计 @殷舍 InChia

封面绘制 小石头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8

字 数 576千字

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，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4166-9

定 价 69.80元（全2册）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果樹文化

果實百寶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♥ ————— 我的世界 只有他 ————— ♥



- 001 第一章
只要你开口，我就跟你走
- 028 第二章
以后小成哥哥罩着你
- 056 第三章
喜欢我在排着队呢
- 080 第四章
她的初恋是我
- 106 第五章
她现在怎么这么多花花肠子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♥ ————— 我的世界 只有他 ————— ♥



133

第六章

这次我想和你上一个户口本

158

第七章

我想让他一辈子都平安喜乐

182

第八章

她是我的，你别想了

205

第九章

可我只想要你一个

232

第十章

她已经找到了治愈她的人

258

第十一章

他是我的男朋友

第一章 ♥……………
只要你开口，我就跟你走

北京，首都国际机场。

机场广播里正在提醒前往巴黎的旅客登机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未登机旅客的名字。国际航班出口处，推着行李车出来的人，在看见等待自己的人时，忍不住挥手示意。

渐渐地，出来的人越来越少。

站在围栏外面穿着白色衣服的人，踮着脚使劲朝里面张望。

一个穿着黑色西装长外套的女人走到了出站口。她戴着硕大的墨镜，巴掌大的脸几乎被遮了一半，脚上还踩着细高跟鞋，雪白的脚背绷得笔直。

北京的三月春寒未退，有些畏寒的人身上还裹着冬衣。

可是戴着墨镜的人黑色及膝西装外套内是衬衫和黑色短裤，一双长腿又白又直。

她身段好，长得又美，站在围栏外面的人都忍不住朝她看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她身后跟着的两个大汉都身着黑色西装，一人手里推着行李车，上面摆着四五个行李箱，另一人紧紧跟在她身边。

如此阵仗，想不引人注目都难。

言喻出来的第一眼，就扫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
耳边响起标准的普通话。这么多年在机场听到过各种语言，中文反而是第一次，她居然有点儿不熟悉了。

这些年她长居美国，去过巴黎、伦敦，走过北欧小镇，回国却是第一次。

言喻径直走到她面前，伸手：“你好，我是言喻。”

接人的小姑娘没想到言喻会这么亲和，有点儿激动地放下手里的接机牌。两人的手握在一块儿，言喻感觉到她手心有点儿湿。

没想到季启慕的助理，是个这么腼腆的小姑娘。

“言小姐，你好，我叫陈嘉嘉。”她有点儿紧张，小心觑了一眼言喻。

自从陈嘉嘉跟了现在的老板之后，平时总能接触到美女，就连娱乐圈的女星都见过不少。

可眼前的人，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，特别是那双漆黑水润的眼睛，眼尾上翘，微微一瞥过来，让她一个女生都心跳加速。

这位言小姐真是冰雕玉琢的美人。

言喻正在打电话，声音清澈又动听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，叫人如沐春风。

“刚下飞机，嗯，现在就去酒店。”她带着点儿清浅笑意。

他们出了机场，司机在外面等着。

“季启慕呢？”言喻问道。

陈嘉嘉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咬着下唇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小季总身体有点儿不舒服，正在酒店休息。所以派我来接您。”

坐在后排的言喻嗤笑了一声，没拆穿她。犯不着为难一个小助理。

言喻话很少，此时坐在车后排安静地查看手机，连窗外的景色都没留意。阔别这么多年，北京反而不如她的手机吸引人。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记忆，近乡的那股子情怯，反而烟消云散。

或许早在要回来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准备好了。

陈嘉嘉想起小季总之前的话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：“言小姐，您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现在订餐厅。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北京烤鸭行吗？我订全聚德可以吧？”她不了解言喻，以为她是第一次来北京，觉得订这么有名的北京美食，总不会错。

陈嘉嘉在公司里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没想到能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

砸中。空降到公司的小太子爷，没看上公司特地给他挑选的名牌大学出身的助理，反而瞧中了她这个菜鸟。

虽然在大家看来，季启慕很不靠谱，但陈嘉嘉还是有一颗想要报答他知遇之恩的心。

今天本该是他亲自来接人的，他没来，陈嘉嘉自然得替他跑这趟。

之前负责公关部的总监离职之后，公司内部暗潮汹涌，都盯着这个位置呢。可上周公司内部邮件宣布，新公关部负责人将从美国调任。中国区争得你死我活，结果来了空降部队。

于是，言喻的履历被翻了个底朝天。

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毕业，二十七岁，中国人，三年前进入联合集团。资料简单、干净，可这空降部队谁都不敢小瞧。联合集团市值几千亿，全球有两万员工，能在二十七岁成为一个重要市场大区的总监，言喻是第二位，第一位是联合集团现任总裁季启复先生。连季启慕那么不着调的人，提起她，都透着一股小心翼翼。

“言小姐，季先生怕您下飞机太累，让我给您准备……”陈嘉嘉转头，小心地看了她一眼。

言喻看了她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直接去酒店。”

似乎怕她没听懂，言喻补充：“季启慕现在住的酒店。”

季启慕来北京之后没有买房，也没有租房，一直住的酒店的总统套间。就是在美国，他也总是习惯住酒店。

起身就走，不留一点儿痕迹。

挺好，适合他浪荡子的身份。

到达酒店下了车，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，言喻刚把自己的护照拿出来，旁边一个戏谑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哟，这不是陈助理吗？”

她一撇头，就看见一群男女，各个名牌傍身。只是说话的那个人目光扫过陈嘉嘉后，又扫到了言喻身上。

这一扫视，眼神陡然变得不一样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。

“你们季总还真是好眼光。”男人嬉笑一声。

陈嘉嘉知道他是误会了——以为言喻是季启慕的女朋友，立即正色道：“林总您别说笑，这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公关部言总监。”

“原来是言总监，是我有眼无珠。”男人上前，伸出手搁在半空，还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嘉实的林洲。”

他一副笃定又自信的模样，觉得言喻一定会和他握手。

毕竟他家公司的名头拎出来，也是能唬住人的。

此时，正好入住手续办理结束，酒店前台将房卡和证件一并递了回来。旁边的保镖将东西接过，言喻连看也不看林洲，就要往电梯间走去。

林洲平时被人奉承惯了，从没这么落过面子。

他脸一冷，伸手拦人。言喻身边的黑衣保镖手疾眼快，直接挡开他的手臂，他连言喻的一片衣角都没碰到。

“林少，人家美女不给面子啊。”林洲身后的那帮朋友趁机起哄。

出门还带着保镖的，一瞧就不是普通人，这些人当然明白。只是他们平常蛮横惯了，难得遇到这么不给他们面子的。

看热闹又不要钱，谁还不会起哄？

言喻安静地抬头，盯着林洲看了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有些久。

她缓缓开口：“我记住你了。”

陈嘉嘉跟着她走进电梯后，小声说：“言小姐，您以后再遇到这帮人可要离得远点儿，这些人都不是好人。之前他们还坑了小季总呢……”

说完之后，陈嘉嘉这才想起来，季启慕被人坑了九千万的事情，是不许她说的。

转眼间， she就把自家老板卖了。

好在言喻只是瞥了她一眼，没追问。

“言小姐，您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吧。”陈嘉嘉赶紧转移话题。

谁知言喻淡笑：“不急，我们先去看看季启慕。他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
陈嘉嘉心里直打战，小季总哪是身体不舒服？他是昨晚在酒吧玩到今天凌晨六点才回来，估计这会儿还在房间里睡觉呢。况且之前季启慕和言喻打电话的时候，她也在旁边听过几回。要是她没猜错的话，他们两人应

该是……

到了门口，言喻直接说：“开门。”

陈嘉嘉都不敢说自己没有房卡，乖乖掏出房卡，开了门。

谁知一开门，就看见玄关挂着一条黑色蕾丝丁字裤，性感又撩人。陈嘉嘉看得小脸通红，再一抬头，不远处挂着一件红色胸罩。

这……小季总玩得未免也太大了吧……

言喻脸上依旧挂着浅笑，眉眼淡然，径直往卧室里走。她推开门看了一眼，又随手关上。

两个保镖守在门口，陈嘉嘉则站在客厅，有点儿手足无措。

言喻从厨房里端了一盆水出来，看着还傻站着的人，轻声说：“跟我进来。”

陈嘉嘉只得跟着她进去。

卧室里窗帘遮得严实，即便已经是午后，房中依旧一片暗淡。

言喻淡然的声音响起，吩咐道：“把窗帘拉开。”

陈嘉嘉不敢怠慢，“唰”的一声拉开窗帘。金色的阳光争先恐后地涌入，躺在床上的人被这骤然闯入的阳光刺激了一下，伸手挡住眼睛。

下一刻，一盆凉水倾泻而下。

床上的男女在一瞬间清醒。

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怒吼声此起彼伏。两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就看见房中多出了两个人。原本盖在他们身上的被子被掀开，季启慕赤裸健硕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，腰腹上整齐的六块腹肌，就像是盒子里摆放着的巧克力板。

陈嘉嘉目瞪口呆地看着季启慕的腹肌，直到他恼火的声音响起：“看什么看，给钱了吗？”

小姑娘猛地捂住眼睛，她连男朋友都没有，妈妈呀，要长针眼了。

被泼了一身水的女人看到床头站着的人，以为是正室来抓奸的。可言喻泼完水之后，只安静地站在那里，眉眼淡然，似乎一点儿没把她放在眼里。

良久，言喻缓缓走到床边，伸手在季启慕那张湿漉漉的俊脸上拍了两下。

她问：“脑子清醒了吗？”

三月的北京，兜头一盆凉水下来，想不清醒都难。

女人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快滚出去。”

然而，她被旁边的男人用被子盖住了头。季启慕骂道：“你是谁啊？敢让她滚？你给老子滚。”

女人被赶出去后，季启慕才小心地用薄被围住自己的身体。

床尾的言喻，脸上温和淡然，瞧着没什么情绪，他最怕她这种表情。

疹人。

他委屈地说：“言言，有人欺负我。”

言喻神色一恍惚，记忆中，有个人也这么和她说过。北京这座记忆之城啊，终于将她深埋在心底的那些往事勾了出来。

季启慕明明生得高大，此刻却似一个无助的孩童，这么裹着湿漉漉的被子，乌黑短发还滴答地往下滴水，一张俊俏的脸透着一股可怜。

言喻低头看他，轻斥：“你活该。”

“言言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季启慕跟只大型犬科动物一样，裹着被子还不忘伸手去抱她。

言喻在他脑门儿上猛地弹了下，让他安分点儿。

陈嘉嘉站在窗口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窗帘被拉开，光线蜂拥而入，午后暖黄色的阳光下，床边的画面竟好看得有些过分。

季启慕一向风流，自带浪荡子气质。好在他生得一副好相貌，只会叫人又爱又恨。

此刻，他微微仰起头，看着言喻，笑得阳光又纯粹。

“知道我今天要过来，还敢出去胡闹。”言喻不信他的鬼话，嘲道。

见床上被泼得一片狼藉，她摇头说：“我先出去，你换身衣服。”

刚走出卧室的房门，她就看到旁边卧室的房门被打开，一个穿着酒店浴袍的长发女人打着哈欠走了出来。

言喻心底一嗤，看来这盆水泼得少了。

季启慕洗漱完出来时，就见餐厅的桌子上已经摆了不少东西。他伸手

摸了摸自己尚还潮湿的头发，说道：“言言，你难得来北京，我带你出去逛逛。”

言喻抬头看他：“我是北京人。”

季启慕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都没和我说过？”

言喻淡然：“你也没问过。”

季启慕哑口无言，他和言喻认识快六年了，居然从来不知道她是哪里人，只知道她是中国人。

这么多年来，他也从未听她说过她的家里人。

仿佛言喻这个人，就这么孑然一身而来。她独自在美国读书，毕业之后，留在美国工作。她来自哪里，过去是什么样的，甚至她的家人在哪里，她从不提起。

“既然你是北京人，那你就带我逛逛吧。”季启慕来这里也有小半年了，只可惜长城、故宫这种名胜古迹，他没兴趣，酒吧和夜店倒是早已经摸得门儿清。

言喻斜睨他：“你还需要我带你逛？”

季启慕嬉笑：“不一样，这是和你一起。”

她冲着季启慕瞪了一眼，他那股子不着调的嬉笑劲儿瞬间收了回去。

说真的，季启慕有点儿怕言喻。

要不然这么一盆凉水兜头泼下去，季家无法无天的小少爷也不至于一点儿脾气没有。言喻并不是个过分强势的人，就连长相都是偏清秀，像是用暖玉精雕细琢的美人。

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她把季家小少爷吃得死死的。

言喻吃了点儿东西，就先回房间休息。

行李已经被送到酒店房间，她找出换洗衣服，进了浴室。洗完澡，吹干头发，她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这座城市。

街上车子川流不息，站在这个顶层的房间里，她仿佛能看到天安门广场笔挺的旗杆上飘动着的鲜红国旗。

言喻出门的时候，保镖没在门口。其实她并不喜欢这种保护，只是有

时候迫于无奈。

好在北京治安很好。她直接下楼，让前台帮忙叫了一辆车，送她出门。叫的是出租车，一上车，热情的师傅就问她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。

言喻想了下，还是回答：“我家就是北京的。”

司机奇怪了，笑着说：“北京人怎么还在酒店住着？是不是和父母吵架了？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”

驾驶座上热情的中年男人爽朗的话语，伴随着这一路。

直到他把车子开到目的地附近，这才对言喻说：“姑娘，前面就是你要去的军区大院，那边不让停车，我把你放这个路口，你走两步过去就行了。”

言喻点头，她知道怎么走。

她下车之后，出租车很快开走了。街对面就是军区大院，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大院，每个院门口都有穿着绿军装，挺拔如白杨般的战士，站在那里守卫着。

言喻的家确实就在北京，而且就在这个军区大院里。

她就站在街对面，不进去，也不离开。

这是她离开北京六年之久后，第一次回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辆车缓缓地开到大院门口，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按了按喇叭，示意工作人员开门。就这么几秒钟的工夫，陶逸瞄了后视镜一眼，车子猛地刹住。

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朋友往前一倒，亏得系着安全带呢。

见他刹住车挡在门口，又探头出去往后望，女朋友没好气地说：“就这么几秒，又被路上哪个美女把魂儿勾去了？”

陶逸皱眉：“别闹，我好像看见我们院里的一姑娘，不过她一直在美国，这都好多年没回来了。”

停顿了一会儿，他又嘀咕了一句：“可那么好看的姑娘，我没道理认错啊。”

“哟，前女友呀？”女朋友阴阳怪气地说，哼了一声，“隔这么远都能发现人家长得漂亮，真是放在心上了。”

陶逸正色道：“别胡说，人家和我可没关系。”不过他又笑道，“和她有关系的人，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”

因为马路对面这会儿也没人，车子又堵在门口，陶逸冲着工作人员歉意一笑，就把车开进院里。

到了停车场，车子刚一停下来，就瞧见前面停着的奥迪A8打开了车门。都是一个院的熟人，陶逸认出来这是韩京阳的车。

他刚要下车去打个招呼，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走过来，在副驾驶座车窗外弯下腰来。

阳光打在此人的侧脸上，浓眉挺鼻，脸颊轮廓极为深邃，当他转过头往这边淡淡一扫视时，即便视线只是拂掠而过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人还是觉得心跳漏了一拍。

因为陶逸是军人世家，女人见惯了挺拔如松的军人，可眼前这个男人太不一样。

那张英俊得过分的面容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散漫，似乎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

偏偏他站着的姿势，剃得极短的黑发，都透着一股板正。

散漫又板正，自相矛盾的气质，在这个男人身上融合得这么完美。

女人忍不住拉了下陶逸的袖子，问他：“哎，这人是谁啊？”

她这副表情陶逸并不陌生，也不生气，因为女人见了那人都是这副表情。花痴。

此刻站在车旁的男人低头点烟，烟头叼在唇边，手掌半拢着，打火机的火苗蹿起，烟头被点燃。

女人的眼睛也被这火苗点着了。

陶逸淡淡地说：“你不是老问我们大院里的那个传奇吗？”他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神情，年少时光似乎在这一瞬又涌上心头。那是他曾羡慕过仰望过并且深深嫉妒过的男人。

女人的视线从男人脸上移开，转头看着陶逸。

“你现在看见了。”

蒋静成，众多大院子弟心目中的那个传奇，回来了。

言喻回酒店之后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季启慕来找她的时候，她正在处理邮件。

他说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

只是言喻怎么都没想到，他说的好地方居然是绿柳。

这地方并不难找，闹市之中的古色建筑，门口一排大红灯笼，一到夜晚时分就会由服务员亲自点上。

二层楼的建筑，一进门，偌大的大厅敞亮大气。

迎面就是深色原木楼梯，铺着暗红色手工地毯，绵软的材质，踩在上面，舒适得犹如走在云端。

墙角放着古董唱片机，上面的黑胶唱片正缓缓转动着，动人轻灵的女声在偌大的大厅里回响着，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旧时光阴。

虽然绿柳有两层，但只设包间，不设堂桌。这样保证了客人绝对安静的私密空间。

季启慕献宝一样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这地方不错吧？”

确实不错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旧是个华丽的销金窟。

因为是在包厢里，就连上洗手间都不用出包厢，所以一直到吃完饭，言喻都没碰到什么人。到了八点多，季启慕跟她一块儿下楼离开。

结果刚到楼下，季启慕就摸了摸口袋，说了声：“我手机好像落包厢里了。”

他要回去找，走的时候把车钥匙给言喻，让她先上车等着。

言喻刚才喝了点儿清酒，不想上车待着，就站在楼下大厅等他。她抬头看着南面墙壁上挂着的画，据说是张大千的真迹。

她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。

突然一声女人的惊呼从楼上传下来，跟着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：“小心。”

言喻回头看。

两段楼梯之间的平台上，一盏白玉兰罩花吊灯散发着暖黄色光线，十

分温柔。

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女人，大概是穿着高跟鞋崴了脚，她身边的男人及时拉住了她。

纤细窈窕的姑娘站在笔挺高大的男人身边，被那样暖黄色的灯光笼罩着。

真是一对璧人。

言喻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，眼瞳猛地缩紧。

蒋静成放开身边的女人，女人娇羞地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眉眼中带着期盼。他淡笑着，但笑意并未抵达眼底，甚至说话时，口吻都过分疏离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他退后一步，拉开两人的距离，一只手伸入裤兜，准备给自己摸一支烟。然后，他就看见了言喻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就那么看着对方。不知是因为陌生，还是无法相信，连惊喜、惊讶的情绪都没有。

直到言喻猛地转身，拔腿往外走。

她本就站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，眼看着就要走出门了，蒋静成怕追不上，抓住旁边的栏杆，干脆利落地一个翻身，高高跳了下去。

女人再次惊呼，连绿柳的服务员都被惊动。

蒋静成已经追到门外。

言喻上车后，瞥见身后的男人追了出来。

红色法拉利的车灯一闪，随后发动机的低鸣声响起。

就在她准备发动的时候，追到车后的男人一个跨步跳上了车后盖。他踩着车顶往前，言喻只觉得头顶“咣当”闷响，男人丝毫没在意脚下是几百万的法拉利跑车。他走到车前盖，单膝压在前窗玻璃上。

言喻抬头，车外他的脸近在咫尺。

蒋静成嘴角一扯，露出冷漠又嚣张的笑容，低沉道：“还跑？”

三月初春，夜凉如水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旁边的大红灯笼被吹起，烛影摇曳，红光映照着这栋犹如待在旧时光里的建筑。此情此景也硬生生地将车里车外的两人，拉回了旧时光。